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杨宏峰◎主编



女人的河

李进祥◎著



- ◎ 遍地毒蝎
- ◎ 狗村长
- ◎ 挂灯
- ◎ 害口
- ◎ 花样子
- ◎ 换水
- ◎ 我就要嫁个拉胡琴的
- ◎ 口弦子奶奶
- ◎ 烧烤
- ◎ 天堂一样的家
- ◎ 捋脸
- ◎ 鷄子客



宁夏
出版集团
出版社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杨宏峰◎主编

女人的河

李进祥◎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的河 / 李进祥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4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 杨宏峰主编)

ISBN 978-7-227-05146-6

I. ①女…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1894 号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女人的河

李进祥 著

责任编辑 李秀琴 王晓菊

封面设计 陈 燕

责任印制 王 瑞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刷委托书号(宁)0012424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227-05146-6/I·1315

印 张 8.25 字 数 176 千

印 数 3150 册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主 编 杨宏峰

副主编 石彦伟 石舒清 李有智



李进祥

回族,宁夏籍,现年 43 岁。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高研班。著有长篇小说《孤独成双》、短篇小说集《换水》等。先后有 10 余篇小说入选《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6 篇小说连续 5 年入选全国年度短篇小说选本,上畅销书排行榜。多篇小说获奖,小说《狗村长》获《小说选刊》2006~2007 年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小说奖。多篇作品被译介法文、希腊文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文学院签约作家。

总 序

杨宏峰

在全球化语境中,面对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迅速发展与变化,民族心理结构的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当下的回族文学正处于觉醒与嬗变、返朴与升华之阶段,明显表现出一种认知本土、多维建构之态势,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之成就。这是广大回族作家选择既开放又坚守之文化策略,以其先进性与科学性认知回族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民族现代性之建构。

回族文学是中国文学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多样的民间口头文学遗产,其历史悠久、区域性影响广泛,同中亚与西亚以及世界历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拥有众多创作的作家书面文学传统,构成现代文学之雄厚基础,成为考察其回族现代民族性之前提与依据。华夏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形成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丰富多彩而又极具特质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从古代回族神话、口头文学一直延续到当代回族作家文学,期间浩浩乎经历了几百年之历史烟云,成就了璀璨的回族文化。尤其是晚近以来,回族作家文学浸润着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凸显着一股蓬勃鲜活之气。回族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基础扎实、步伐持重,故成就突出,百花满园,涌现出了强大的文学队伍,老中青

三代回族作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艺术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共同拥有丰富的遗产,并在文化想象与文化表达上具有一致性,皆能展现出其独特的自我意识。他们共同努力,勤奋耕耘,一批叫得响、立得住、受读者欢迎的精品力作不断涌出,不仅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形成优势阵容,在中国文学长廊里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宁夏人民出版社历来关注和助推回族文学的发展,力荐优秀作家与作品,为回族文化留下丰富的心灵传记与动人的时代乐章,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主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曾推出一套“当代回族作家丛书”,相继编辑出版了木斧、胡奇、张承志、马犁、马连义、张宝申等中国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一批回族作家的作品。后来,又陆续策划出版了一批以回族题材为特色的文学图书和理论著作,有力地促进了回族文学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的回族文学,在历史记忆、文化想象、族群认同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局面。

文学的民族性是以该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观作为一种本质性之精神实体,艺术地表达一定社会与民族独特的历史与精神生活,在精神与实践之具体运动过程中不断变化与深化,并在文学文本中圆满地得到反映。民族文学一方面体现民族历史、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展示地域文化形态,两方面皆存在于民族文学的每一个结构层面里,最终体现在多层面组成的民族文学总体风格特色中。一个民族总是生存在特定之社会环境中,传承着特定的文化基因,有同其他民族文化特定之交汇,这是寻觅民族文化心理轨迹之出发点。长期的游牧农耕文化铸就了少数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之特性,这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生存繁荣之土壤。在民族社会生活之表层,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意蕴,亦即那些能够左右

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特质，民族赖以生存之自然地理环境，特有之历史文化氛围以及特定的文化归属、情感归属、灵魂归属、信念归属、民族心理结构与民族性格。回族作家追溯本民族特定之精神文化与族群记忆，并对文化的积淀、地域的影响、生活的特质与当下现实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异彩纷呈的民族生活、特有的民族韵味，创作出了具有民族审美特质的作品。作品挖掘民族精神，向世人展示回族人民的勤劳质朴、豪爽宽厚、勇敢机智的性格内涵；让世人真实地了解到这一民族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之内在因素。与此同时，回族有着很强的内聚力，这是回族人民生存之需要。有许多有识回族作家反思内聚力之二重性，在讴歌本民族这种内聚力所形成的勤奋耐劳、不屈不挠的精神之同时，还揭示了这种内聚力的消极之一面，即它所带来的封闭、对新事物的不敏感等，皆是阻碍本民族进步之痼疾。很多回族作家的作品触及与揭示了这些心理细节之复杂内涵，这表明了回族作家已经认识到困扰本民族发展之因素，这种反思与觉醒，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助推作用。

每个时代的乐师，皆应弹奏出自己时代之乐章。时代精神既包含着现代意识，又囊括了当下人们可以感知的文学风格、审美习性、哲学思考、价值取向、社会情绪等多种社会基因。由于历史的变迁与各民族之融合，回族文学正处于动态变化与不断被创造之过程中。当下民族经济生活从自然形态逐步向市场化形态转变，从而导致了民族心理结构之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全新的经济格局以及新的社会心理与理念，既令人惶惑而又令人兴奋地进入现代场景的五彩生活之中。在这种精神交汇、思潮辐辏之当代场景里，一向以稳重、庄严著称的少数民族文化也

与其他文化一样,表现出顺应与参与之积极态度。在当今社会转型期,这种特质遭遇着前所未有之文学嬗变,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之实践也愈来愈表明了这种嬗变之不可抗拒性。故现在对回族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进行界定时,我们已失去了往日文学批评所表现出的轻松与从容,已经很难用回族固有之思维习惯、审美判断、情感表达方式来进行明确界定,这是回族文学自身在发展中带来的质的增生,也是对新的叙事模式的一种激情召唤。在这种文化愉悦交汇与思潮尽情辐辏的当代场景中,自然亦形成了现代理念与传统理念双重意识观照下的当代回族文学的时代特征与价值判断。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回族文学的发展出现了崭新之局面,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作品。这个时期的回族作家较之五六十年代的回族作家,显然有了更自觉更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对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也有了更深入之认识与感受。在创作上,他们不满足于从表象上表达民族特色,而是努力深入到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更深层次中去,深入挖掘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人物内心世界中之积淀及其变化,力求在创作中将民族化与现代化、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较好结合起来,从而将民族的生存状态与文化性格揭示出来。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世纪末的回族文学,在民族性上,显然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与普遍认同。这个时期的回族文学创作,其现代生态主义写作已进入了他们的写作视野,突出表现了在中国最浩渺、广阔的人文地理空间、人与环境及其他生态之特殊遗存关系。宏大叙事不再“一枝独秀”;许多作品视角下移,通过描绘普通人、底层与草根故事,把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成长还原为具体人的精神成长,放大了人性描写,从而受到文坛关注。在创作方法上也主张多元共存,

叙事类型、叙事视角、叙事模式与叙事手法皆逐渐呈现出多样化与个性化之趋势。很多回族作家在通过作品体现民族性上,有了一种自觉意识,有了文化归属感;在创作中描绘民族生活、表现民族的生存状况,皆更加凸显了民族性。这个时期的作品,与作为主流文学的汉族的作品相比,没有停留在表现民族性的表象上,而是从精神之层面,从思想理念与心理情感之层面去揭示民族性,作品所呈现给读者的,更多的是一种异质文化表象图景。在很大程度上,读者与社会也正是从这种异质文化图景来接受作品的。这种异质文化图景与民族性是一致的,并且凝结为一种精神动力,一种文化品格。

很显然,文学的民族性之形成与获得是一个建构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身份认同、文化想象具有特别重要之意义。人类学家科班说:“任何地域共同体,只要其成员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存在,并希望维持他们的共同体的整体性,就是一个民族。”(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9页)对作为民族的实体的共同体之认同,将自己看成是共同体中之一员,在共同体中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是形成民族性之首要一步,也是最关键之一步。如果没有这种身份上之自觉认同,也就不会有民族性之形成。但这里的认同,不仅仅是一种身份之认同,不是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我就是那个民族的简单表述,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归属感。即是说,认同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认同共同体的文化行为与文化价值,认同共同体的精神信仰;在想象中,将自己的命运与共同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信仰、情感、价值理念等归属于共同体中,从共同体中寻找历史渊源、精神渊源、文化渊源、情感渊源,在

共同体中塑造与被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学的民族性是在文化想象中建构起来的。

决定一个共同体之成为共同体的是文化,体现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也是文化。民族文学怎样获得民族性,说直接一些就是怎样表达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从本质上来看,文化是日常性的,就是人们日常之生活,人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情感形式,人们的精神信仰,以及人们为表达精神信仰所创造的一系列仪式符号。建构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就是要求作家在文学中表达民族的生活,关注民族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与现实处境,从民族之日常生活中发现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皆是民族命运。而要表达民族生活,揭示民族命运,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的回族作家有丰富的文化想象力与感受力,而这种想象力与感受力则是在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日常生活有皈依感之前提下才能获得的。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生活之认同,对于作品民族性之获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具有更多的优点。它提供了被重要的他者承认的可能性,不管这个他者是自己的长辈还是同辈。他们理解我,就像我理解他们一样。而这种理解在我的内部创造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并非无足轻重的感觉……民族生活使个体能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光凭自身不能体验的自我实现。”(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0页)当民族与民族生活对我们的回族作家有这样的意义的时候,回族作家创作中的民族性,就一定是一个自然之过程。亦即说,回到民族文化中去,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回到民族生活中去。这样,回族文学的民族性就一定能够得到彰显与强化,这是保证回族文学获得民族性之根本。

透过这些散发着浓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这些作品,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因为昨天的文化自觉,回族作家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书写;因为今天这些作品的呈现,使我们对未来的回族文学充满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美学期待。

当这套丛书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正值全国第22届图书博览会在宁夏举办。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套“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成为此次盛会上的一个亮点,让回族文学所传递的民族精神延伸至全国与世界。因为回族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精神表达与民族性建构,还为构建文化强国贡献着独有的精神智慧;即便在全球化语境中,回族文学对维系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并拓展华夏文明与世界文化对话,仍有不可替代之效用。我想,这正是“智惠天下”之意涵所在。

2012年4月15日

目 录 CONTENTS

◎女人的河	/ 1
◎遍地毒蝎	/ 15
◎干花儿	/ 28
◎狗村长	/ 41
◎挂 灯	/ 55
◎害 口	/ 69
◎花样子	/ 82
◎换 水	/ 93
◎我就要嫁个拉胡琴的	/ 109
◎口弦子奶奶	/ 126
◎烧 烤	/ 137
◎天堂一样的家	/ 152

◎屠 户	/ 175
◎扞 脸	/ 192
◎向日葵	/ 204
◎鸽子客	/ 220
◎梨花醉	/ 227

女人的河

到河里挑一担活水来,洗涮洗涮,尔德节^①上,亡人回来哩。

婆婆说这话的时候,脸正对着太阳,眼睛半眯半睁地看着一只白山羊。山羊的眼睛也是半睁半眯着,它的胡须随着嘴唇有深意地抖动着,它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许多。婆婆也显得比实际年龄老许多,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像一个很老的老人。

听了婆婆的话,阿依舍心里突地一惊。她不知道婆婆说的亡人指谁,她只知道这个家里先后走出了三个男人,公公、大伯子,还有自己的男人穆萨。公公估计是殁了,可也是活不见人,殁不见尸。大伯子几年都没音信了,可也不能就说是殁了。自己的男

^①尔德节:又称古尔邦节,亦称宰牲节。回族主要节日之一。

人穆萨春上出门打工，到现在才半年，虽说人没回来，钱和信捎回来几次呢。婆婆这样一包揽地说话，阿依舍心里就有些埋怨。她挑起担子往河边走的时候，甚至觉得婆婆的话里有谏语的味道，心里就有些吃重。

一直到了河边，她心里还乱糟糟的。

清水河却依然很平静，日子一样悄无声息又从容不迫地流淌。阿依舍看着一河清凌凌的水，她觉得自己与这条河一定有一种很隐秘的联系。在这条河边长大，又从河的上游嫁到了河的下游，始终没有离开过这条河，这条河就像是自己的亲人。看着河水，她忽然有了一种想流泪的感觉。不经意间，有几滴泪落到清水河里，一闪而逝。河水丝毫没变，眉头都没皱一下，阿依舍想，眼泪是咸的，清水河也是咸的，河水一定尝不出眼泪的咸味，正如它尝不出自己的咸味一样。有一滴泪中途弯进了阿依舍的嘴角，自己眼泪的味道使她的心里也咸咸的。

泪眼中，一河活水泛起了细碎的银光，像走过的日子中那些抹不去的碎片。她觉得心里也有了一条河，像清水河一样清亮而又苦涩的一条河。

她恍惚感觉是在临结婚的前一天。母亲说，自个儿到河里去挑一担活水来，洗个离娘水，明儿你就出嫁了。母亲望着她，眼睛里就有一河水。她不敢多看母亲的眼睛，挑起两个水桶到清水河边，她没有在河边流眼泪，更没有号啕大哭。她只是一瓢一瓢地舀满了两个水桶，每瓢都舀得很满，两桶水整整舀了十八瓢，她清楚地数过是十八瓢。她往常挑水从来没数过，但那天她数了。十八那个数字让她心里一动，因为那年她刚满十八岁。每一瓢恰好是一年，她觉得是把自己的十八年舀到水桶里，由自己挑着上路了。

她用自己挑回来的水洗了离娘水，洗了做姑娘的最后一个大净。漱口、呛鼻、洗手，洗遍了全身的每一处地方。她明显感觉到水的咸苦味，漱口呛鼻时能感觉到，甚至皮肤的每一块地方都能感觉到河水的咸苦味。但她又明显地感觉到水的活气，水在她的皮肤上流淌，有一种光滑和润泽。她细心地按照洗大净的程序洗浴着，双手抚过自己光滑的肌肤，在每寸肌肤上她都感受到生命，感受到饱满和成熟，她像是抚弄着秋天枝头上的某一种红果，是枣子或者是苹果。她心里产生了一种怜惜，不仅是对自己的怜惜，她还怜惜流淌在身上的一股股细流，怜惜随细流淌掉的一些东西。她的心里有了一种感伤，在感伤中，她突然明白了离娘水的含义。她知道自己的一切将随着这次洗浴而发生变化。她还不完全明白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但变化已经开始了，像一条河必须淌一样，流到哪里并不清楚，但必须流淌。

送亲的队伍出发了，她坐在接亲车里，眼前挡着红色的眼罩，她看不到路，也看不到周围的一切，但她感觉是顺着清水河走的，她的耳边一直有河水的声响。她觉得送亲的队伍是一条河，自己随河水一起流淌，自己漂浮在水面上，那种感觉很奇特。她又想，也许在真的清水河边，真的是顺着清水河走。听人说新娘子戴眼罩是怕认识了路，以后往娘家跑。她想自己要想往回跑的话，顺着清水河跑也许就行了。但她又想，自己是绝不会往回跑的，谁见过河水有倒流的呢？

嫁到河湾村的第三天，她迈出了大门，忽然间看到清水河就在不远处明亮地弯着，她恍然感觉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了，她的心里有了一种特有的安宁与平静。